

國大外史

(續)

真假國大同時開幕

「合法」與「非」法演着對台戲

三月廿九日清晨，濃霧迷漫着南京的天空，中山路上的汽車，長達數里，穿過佇立圍觀的人羣。八時五十分，蔣主席的小轎車駛向陵園，他穿着全新草綠色軍服，披領口綴着五顆金星，黑皮鞋，白手套，精神奕奕，步入祭堂，領導了千餘代表，舉行謁陵的儀式。儀式之後，車子駛返國大會堂。從中山路西望坦直的林森路上，花圈錦簇，柏枝彩坊頂端的國旗飄揚，沿行人道而立的黃色長廊，宛如發光蛇陣。長廊中立的最高層，豎立着頂天的「中華民國萬歲」六個朱紅大字，與堂堂大廈前的「天下為公」四字，霓虹凌空輝映。朱色與天藍色的全新交通車，與各色小轎車，遊動在會堂門前。會場的大門擁擠着代表和盛裝觀禮的外賓。踏進去是開放的大廳，光可鑑人的嵌花水門汀地板，兩旁的郵局，電信局，都裝點得比前年更漂亮，電信局玻璃窗口頂上，有一具以霓虹裝成旋轉不息的自動電話模型，正中長壁上有「以建民國」，「以進大同」，兩排金底黑漆大字。

走進會堂，三千多個坐椅，像一片波浪層疊的海洋。四壁紅藍白三色的霓虹燈，使人眼花潦亂。兩壁上有大幅紅底和銀色麥穗烘托的憲法圖案，和無數的綴成蝴蝶狀的國旗。寬闊的主席台上，懸着

大槓的國旗。國父遺像兩邊，聳立着兩株翠綠柏樹。主席台圍繞着各色鮮花，台上的高背椅中，左邊是全體國府委員席，右邊是政務委員席，樓上第一排爲各國使節席。

籌委會秘書長洪蘭友，清淅沉着的聲音，通過擴音機，首先宣佈到會人數，及根據國大組織法，由國府主席召集，並由年紀最長之代表領導宣誓的三項報告。

十盞水銀燈齊亮，蔣主席由主席台右邊門步入，羣聲與攝影記者銀光的閃爍，使這宏大的建築在震動。十分鐘的簡短致詞，他預祝着大會的成功。吳稚暉以顫抖蒼老的聲音，領導全體代表宣誓。行憲的日子，算是從今天開始了！

在這個開幕盛典的同時，國大會堂左側碑亭巷鐘南中學內，有一個民選國大代表辦事處，從上午九時起，便被警察把住了門口，不許任何人出入。關在裏面的簽署代表，約有三十多人，起初是向警察提出抗議，獲得的答覆是：「我們奉命保護諸位！」十時許，于斌來了，他以社會賢達的身份，要求大家稍安毋躁，並告以蔣主席將於下午四時召見，但他們氣憤得很，當于斌走了之後，他們便擠到鐵門邊，遙望着輝煌的國大會堂，放聲高喊！

「我們是民選的代表，爲什麼被關這裏，非法的代表反倒開會了，這是什麼道理！」

「假代表開假大會，選出來的也是假總統！」

「我們代表數十萬選民，你們代表什麼？」

「我們……」

各種口音的吼聲，撞不進國大會堂。蔣主席正朗誦着他的致詞。

簽署代表們悲哀了，他們在鐵門內團團轉，突然想出了一個好主意，召開了一個民選的國民大會來。當場推出奔走交涉最力的馬文車，担任了大會主席，通過議案如下：（一）擁護蔣主席，（二）一致否認由退讓當選的非法代表，（三）爭取民主，維護憲法，堅持到底，不達目的決不中止，（四）要求政府保衛在國大會堂失蹤的十位代表，（五）抗議妨礙民選代表的身體自由，（六）要求政府嚴辦違法辦理選舉之負責人員。

國大會堂裏的「非法國大」開幕禮告成了，這個「合法國大」也散會了。

嗚呼不幸當選為國代

絕食代表傾訴着莫大委屈

國大開幕前夕，絕食在大會堂二樓的十個簽署當選代表，發表洋洋三千餘言的「絕食告國人書」，開頭一句是：「嗚呼！同人等不幸當選為國大代表。」他們的不幸，當然是因為已經當選了國大代表，却在「黨讓黨」和「黨內互讓」的決策下，突然又宣告了落選。

三月廿九日清晨四時，準備「成仁」的簽署當選代表趙遂初的棺材，被卡車載走後，絕食在大會堂的十個簽署代表，跟着失蹤。據趙氏聲明：自設是弱者的行爲，此次爲爭取民主，維護憲政，擬陳棺死爭，係準備被殺，並非要自殺，他的棺材不翼而走，是個竊案，已報請治安當局緝獲。至於絕食代表的下落，直到當天下午一時許，才知道被送大光路二十三號國大第五招待所。

記者於三月卅一日赴第五招待所，訪問這些絕食的代表。承某招待員的引導，先會到了葉潤玉女士，她帶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公子，坐在她丈夫顏澤滋的床沿上，她對記者作了絕食代表的臨時發言人。她說：「三月二十九日清晨五點鐘，他們正坐在大會堂二樓上，絕食已經二十小時，突見有紳士型的人物，魚貫而入，後面隨着白帽警士，有位紳士上前說明來意，態度很恭敬。但未及答覆，即被這些紳士們，連抱帶拖的四五個拉着一個，拉出會場。在拖拉過程中，李化民掙斷了褲帶，袋形手錶打碎了，甚至有幾位是倒懸而出。周游的胸脯被逼過緊，現在還疼痛着。十位代表被拉出後，便分乘兩輛國大交通車，每車陪伴三四十個保護人，兜了幾個圈子，推入第五招待所。」

「進招待所以後的情形，非常嚴重，先是每一代表被拘在一個房子裏，大小便都不自由，身上的什物，一律收起來，蘇銘芳身上的一片刮鬍子刀片，被看作自殺武器，予以沒收，行動更不消說了。到昨天情形才算好轉。前來慰問的人，絡驛不絕，在國大會堂開會的代表，起碼便有四五十個，包括廣西，熱河，山東，雲南，湖北，湖南等省，簽署當選的代表，幾乎是全體來過。」

接着，記者分別訪問他們有關退讓的內幕，每個人都抱着莫大的委屈：

李化民說：「我是熱河的區域代表，得票最多，理應當選，中央却要我退讓給青年黨的張頤，此人曾任偽滿的內務部長和承審，附逆有據」。他拿出一本偽滿官員名冊，上面有張頤名字，「漢奸能當漢國大代表嗎？我能讓漢奸來代替嗎？」

楊翰新是最年高的一位，現年六十三歲，他說：「民元前二年，我加入同盟會，現在要我讓給青年黨的黃光輝。黃原是國民黨，搖身一變為青年黨。試問廣東選我的時候，黃某人是否民意所歸？」

張敬是湖北的代表，他低聲下氣的說：「要我讓給青年黨的韓明階，他原是國民黨的腐化份子，抽鴉片，萬耀煌主席要逮捕吸食鴉片的名單中，韓某名列前茅，他現在竟當起國大代表，而國大代表的資格限制，第一條便是：不得吸食鴉片。」

黃謙是福建人，他說：「要我退讓的是葉大增，此人原為國民黨，且係地方土劣。」

顏澤滋是廣東連平代表，在絕食代表中，是個堅強的領導人，曾與馬文車最先籌組民選代表聯誼會，他說：「現在，要我讓給民社黨的歐陽濃，此人原是國民黨，是我的部下，曾經我提拔入中訓團受訓，最近因為選舉跨入了民社黨，強行搶奪我的代表位置。其實，代表事小，而民意所繫，護憲事大，所以這件事不正常解決，我宣誓奮鬥到底。」

劉彬是湖南桂東縣代表，他說：「現在，要我讓給民社黨的郭威廉，郭原名建中，乃國民黨，曾在善後救濟分署的邵縣儲運站供職，因貪污案逃走，現在居然也是民社黨的國大代表人。」

此外，周游所委退讓的是民社黨王嘯，他說：「此人原是國民黨，是個六十歲的退伍軍人！」

最後，蘇銘芳與楊世麟原是簽署代表，在讓與國民黨的名額之內，自蔣主席前次接見後，問題已解決，並已領得當選證書，本可參加大會，他們都是雲南人，同情簽署代表的請願，毅然參加絕食運動，非得全歸問題合理解決，他們不忍去當代表，所以也參加這個壯烈的行動。

吳乃武的自殺預告

他說進退不得終於暫緩自殺

在四月五日的南京一家報紙上，突然出現了一條觸目驚心的廣告：「陝西紫陽縣當選國代吳乃武被縣選所舞弊，冤不得伸，謹於四月六日赴陵園總理陵前自殺，以斬總理陰判，特此敬告國人，此啓。」「自殺」對於一個人是一件多麼不平常的事，一般人自殺前總是惟恐洩露祕密，但這位吳國代竟然預先排定了自殺的時間和地點，並且還刊登廣告，敬告國人，真是一件不平凡而又富有戲劇性的表現。幸虧四月五日不是愚人節，要是早四天的報紙上出現這樣一條廣告，恐怕不但沒有人對這件事加以任何的注意，就連看的恐怕也大為減少了。

這位刊登預告自殺廣告的國代吳乃武，住在距離國民大會堂不遠的一家小旅館裏，他今年已是花甲之年了，從一月三日到了南京，現在已有三個多月。據他說，爲了他在陝西紫陽縣競選國代時縣選所的舞弊，他雖然在全縣五三七〇五票中，得了二五八八三票，而結果還是不能當選，最後還遭人暗算，以他的妻子販食毒品爲理由，根據罷免法取消了他的當選資格。來到南京後三個多月，到處寫呈文，到處寫訴狀。選總所，中央黨部，監察院，蔣總裁等處，都有狀子上去了，但三月以來，杳如黃鶴。現在眼看着國大開會已有多天，人家都活神活現的進出於國大會場，尤其吳國代所讓的一位代表袁中溪也顯得神氣十足，他本人却望着國大會堂，可望而不可及，不覺悲從中來；左思右想，進退不

能，就於五日登了一條廣告，表示定於六日在國父陵前自殺。

他這一條廣告不要緊，却忙壞了選總所主委張厲生。他看了報紙以後，馬上就派了一位科長朱柏青找到皖江旅舍吳乃武的住處，勸他不要尋短見，並且還答應他對於選舉的弊端決予澈查，兩三天內查明後予以答復。監委們也注意了，閔瑞和苗培成兩個人當天下午二時找到了吳國代，安慰了一番以後，也表示對於陝西紫陽選舉的弊端要進行調查，甚至於可以彈劾舞弊的官吏。監察院長于右任，接到閔瑞和苗培成的報告，表示非常關切，並且派了監察院祕書長李崇實代表他去慰問。小小的皖江旅館，爲了這條自殺廣告，五日這一天，和這位吳國代一樣，突然身價十倍。

新聞記者們要獵取新聞，跑到皖江旅館去的人也絡繹不絕。吳國代靜坐在他的房間內，雖然已是自殺的前夕了，但他的心情似乎並沒有變化，每遇記者們訪問他的時候，他還是十分鎮靜的與記者們握手。當彼此還沒有談上三句話時，他已是帶着祈求的目光向往訪的人說：「你是要問事實嗎？」馬上嘮嘮叨叨的敘述陝西紫陽縣選舉的經過。他的兒子吳正心和僕人彭啓榮，都是三月前和他一同來京的，也許還不明白他父親和主人登廣告的用意，每逢談到自殺的語句時，總是笑臉着臉，慢慢的熱淚盈眶。還是吳國代心裏明白，他一面說我明天要自殺，我現在實是進退不得，一面却帶着笑容，大有視死如歸之慨。有人問他現在有八位代表用絕食來爭取當選，你何不採取絕食的辦法，而一定要自尊短見？他的回答則是：「他們的絕食，也沒有結果呀！」再問他：「你自殺，不是更沒有結果嗎？人已死了，那還能出席大會？」他馬上轉換了方向答覆着：「我現在已進退不得了！」

吳氏求死廣告刊出後的心理是矛盾的，他自然不會真正想死，但廣告刊出了又無法撤回，和記者們說話，既不能否認，又不能具體的堅決的表示要死。沒有辦法，只有一面聲明進退不得，一面又釘着新聞記者敘述他落選是怎樣的冤枉！他顯然是不願死的，自殺也是一種姿態的，果然，在六日的晚報上，便說他已答應張厲生和閔瑞等的勸告，而暫緩自殺了！